

# 陕南混合方言韵母和声调的演变类型

周 政

(安康学院 中文系, 陕西 安康 725000)

**摘 要：**本文主要讨论陕南混合方言韵母和声调的演变类型。陕南方言按接触关系分别为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韵母变化结果呈两种类型：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接触或是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接触韵母读音都发生了变化，而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接触、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接触的韵母读音没有发生变化，变化主要表现在知三章合口字和遇通撮合口明母韵母上。声调除安康宁陕江口回民方言仍维持在关中方言而没有发生变化外，其他各点均发生变化。其变化类型是：陕西南部只是调值发生变化而调类没有发生变化，如汉中的汉台、西乡、勉县、略阳等县的城关方言；陕南东部调类、调值都发生变化，如安康的汉滨县河、宁陕城关、石泉城关、岚皋城关、镇坪的北部和商洛的镇安城关方言。调值的变化，有的完全演变为所接触的方言声调，如陕南东部的宁陕、石泉、岚皋城关以及镇坪北部由原江淮官话声调变为西南官话声调；有的则产生新的调值，如陕南西部的汉台、西乡、勉县、略阳等县的城关以及陕南东部的白河城关、汉滨县河、商洛镇安城关。

**关键词：**陕南混合方言；韵母；声调；演变类型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92(2012)06-0005-06

## 一、引言

陕南地处秦岭与巴山之间，秦岭以北是关中中原官话区，巴山以南是四川、重庆西南官话区。因陕南东部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鄂东与皖西南一带，西部移民主要来自四川和陕西的关中，致使陕南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的方言存在着较大差异。大致说，东部主要表现为中原官话、西南官话与外来江淮官话（黄孝片）的深度接触，西部则主要表现为中原官话与源自四川的西南官话的深度接触。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像这种因语言接触而形成的复杂且多层的方言格局在我国是不多见的，在北方地区尤属罕见。

王福堂在《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一书里曾这样归纳方言语音的演变类型：“方言的语音变化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第一章所述原发性的音变，一种是由语言接触引发的音变。前一种音变是纵向的，即音类早期形式向近期形式的演变，后一种音变是横向的，即这一方言的语音形式向另一方言语音形式的转变。”依据陕南所表现出来的演变特征，可判定其属于王福堂所说的第二种变化类型。

王福堂还认为，“方言中语音成分的变化主要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由行动，而是声韵调各个不同层级的集群的集体性变化。”陕南方言在接触中所发生的语音变化也正表现了这一特征，不过陕南不同方言在接触之中所引发的音变与外部条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同样两种方言，由于外部条件的不同，其变化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有的声韵调同时发生变化；有的声韵发生变化，而声调没有发生变化；有的声调发生变化，而声母、韵母没有发生变化；有的只是声韵当中的某个集群发生变化，而其他并不发生变化。所以笔者认为，针对陕南方言的具体情况，要分析它的历史层次，首先必须弄清该混合方言的底层方言是什么，然后才可以揭示它在方言接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层次关系，底层方言如果确认错误，层次的揭示也必然错误。不过，如果我们从陕南的人口来源、不同方言随移民进入陕南时间的先后、之间的人口比例、影响方言接触的地理环境等因素对陕南的混合方言点加以考证，就不难看出：商洛镇安城关话，安康汉滨县河话，宁陕、石泉、岚皋城关话以及镇坪北部话的基础方

收稿日期：2012-09-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南方言的历史层次研究”（10XYY0005）；安康学院项目“陕南方言研究”（008AKXY003）、“旬阳方言语音研究”（AYQDRW201224）；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语言接触视角下的安康方言语法特征研究”（12JK0417）

作者简介：周政，男，陕西平利人，安康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研究。

言均为由湖广移民带来的江淮官话，白河城关话的基础方言应为明代由北方移民带来的河南南阳话（中原官话南鲁方言），宁陕江口回民话的基础方言应为关中话，汉台西关话和汉中西乡城关话的基础方言当分别为随移民而带来的秦陇话和关中话。据此本文仍将以安康汉滨城关周边乡镇的县河、宁陕县江口回民区、东部白河县城关、商洛的镇安城关作为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混合方言点，将安康的宁陕、石泉、岚皋三县的城关以及镇坪县的北部区域作为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混合方言点，将汉中的汉台、西乡、勉县、略阳四县城关作为中原官话

与西南官话的混合方言点，分别讨论它们在方言融合之中韵母和声调所表现出来的变化类型以及变化的先后顺序。

## 二、陕南混合方言韵母的演变类型

笔者在调查陕南方言时明显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同样两种方言的接触，但接触之后各点韵母和声调的变化并不完全一致（声调变化在后文讨论），比如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混合的汉滨县河话与商洛镇安城关话，西南官话与中原官话混合的汉中西乡城关话与汉台西关话（见表1）。

表1 各方言点韵母读音变化情况

	中原官话+江淮官话		中原官话+西南官话			
	江口回民	白河城关	西乡城关	汉台西关	勉县城关	略阳城关
遇通撮合口明母韵母的变化	u → o ▲	u → o ▲	u	u	u	u
知三章合口字韵母的变化	u → ɥ ▲	u → ɥ ▲	u	u	u	u
蟹止山臻摄端系合口字介音的脱落	未脱落	都脱落 ▲	未脱落	未脱落	未脱落	未脱落
果宕入咸入山入摄一等见晓字的分合	开口 ɤ 合口 uo	开口=合口 o ▲	开口 ɤ 合口 uo	开口 ɤ 合口 uo	开口 ɤ 合口 uo	开口 ɤ 合口 uo
	江淮官话+中原官话		江淮官话+西南官话			
	汉滨县河	镇安城关	宁陕城关	石泉城关	岚皋城关	镇坪北部
遇通撮合口明母韵母的变化	o	o	o	o	o	o
知三章合口字韵母的变化	ɥ → u ▲	ɥ	ɥ	ɥ	ɥ	ɥ
蟹止山臻摄端系合口字介音的脱落	都脱落	都脱落	都脱落	都脱落	都脱落	都脱落
果宕入咸入山入摄一等见晓字的分合	开口 ɤ 合口 o ▲	开口=合口 o	开口=合口 o	开口=合口 o	开口=合口 o	开口=合口 o

注：表中右下角有“▲”号的表示该点发生了变化，没有“▲”号的表示没有发生变化。

表1内的韵母读音变化主要包括遇通撮合口明母韵母的变化、知三章合口字韵母的变化、蟹止山臻摄端系合口字介音的脱落、果宕入咸入山入摄一等见晓字的分合等4项。按接触关系分为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4个区域，前者为该区域接触前的基础方言，后者为外来方言。表中所显示的变化结果是：

第一，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接触或是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接触韵母读音都发生了变化，而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接触、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接触的韵母读音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都主要集中在陕南东部的安康与商洛。

第二，从方言点看，表中韵母读音发生变化的有三处，分别是白河城关方言、汉滨县河方言和宁

陕江口回民方言。

第三，最突出的问题是知三章合口字韵母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安康宁陕县江口镇的回民话、白河城关话和汉滨县河话。三处的一个共同点是原方言面对的均为强势方言的影响，其影响结果是随着声母读音的演变，江口回民方言和白河城关方言的韵母u也相应被江淮方言的ɥ所代替，汉滨县河方言的读音ɥ被中原官话的读音u所代替。

第四，其次是遇通撮合口明母韵母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安康宁陕县江口镇的回民话和白河城关话，均由原基础方言的u被江淮方言的读音o所代替。

第五，以单点方言看，韵母变化最大的是白河城关方言和汉滨县河方言，除知三章合口字韵母发生变化外，果宕入咸入山入摄一等见晓字的分合也发生了变化，白河城关由原方言的开口读ɤ合口读

uo 变为合口与开口合流，都读 o，与江淮官话相同；汉滨县河由原方言的开合都读 o 变为开口读 x 合口读 uo，与中原官话一致。

为什么会发生以上变化，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

一是与陕南东部与西部的移民人数比例有关。陕南东部移民人数远远超过西部，据萧正洪考证统计，陕南三府州明清时期的人口增长，以兴安府增长幅度最大，增加 13.67 倍；商州次之，增加 7.76 倍；汉中府最低，增加 3.76 倍。其结果是移民方言以其强势的作用对原基础方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干预和影响有关。如安康的汉滨县河方言，由于汉滨城关人口集中，且又是该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种强势的文化干预作用致使城周边的县河方言也逐步向

城关方言演变。

三是与方言的强势地位有关。其表现是，原基础方言如处于强势地位，接触结果是韵母不发生变化，如汉中的汉台、西乡、勉县、略阳 4 县城关中原官话，安康的宁陕、石泉、岚皋城关、镇坪北部以及商洛的镇安城关等地原江淮官话。如果外来方言处于强势地位，接触结果则是韵母必然发生变化，如安康的汉滨县河、宁陕江口回民以及白河城关方言。

### 三、陕南混合方言声调的演变类型

经调查分析，陕南方言接触之后的语音变化首先以声调变化为最普遍。在调类、调值、轻声和连读变调中，又以调值变化为最普遍，轻声和连读变调往往随调类、调值的变化而变化（见表 2）。

表 2 各混合方言区声调内部的读音状况

	中原官话 + 江淮官话		中原官话 + 西南官话			
方言点	江口回民	白河城关	西乡城关	汉台西关	勉县城关	略阳城关
单字调调值	阴平 31 阳平 35 上声 53 去声 44	阴平 313 阳平 42 上声 55 去声 51	阴平 53 阳平 32 上声 34 去声 213	阴平 54 阳平 32 上声 45 去声 313	阴平 54 阳平 32 上声 45 去声 313	阴平 54 阳平 32 上声 45 去声 313
古清入的归派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古次浊入的归派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古全浊入的归派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江淮官话 + 中原官话		江淮官话 + 西南官话			
方言点	汉滨县河	镇安城关	宁陕城关	石泉城关	岚皋城关	镇坪北部
单字调调值	阴平 42 阳平 312 上声 55 去声 223	阴平 43 阳平 213 上声 55 去声 22	阴平 45 阳平 42 上声 53 去声 213	阴平 45 阳平 42 上声 53 去声 213	阴平 45 阳平 42 上声 53 去声 213	阴平 45 阳平 31 上声 53 去声 213
古清入的归派	阴平	阴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古次浊入的归派	阴平	阴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古全浊入的归派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 （一）声调的演变类型

表 2 内的声调变化主要表现在单字调调值和入声字的归派 2 个方面，入声字的归派按其变化特征又分古清入、古次浊入、古全浊入 3 个方面。按接触关系仍分为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 4 个区域（前者为该区域接触前的基础方言，后者为外来方言）。表 2 中所显示的变化是：

第一，声调除安康宁陕江口回民方言仍维持在

关中方言而没有发生变化外，其他各点均发生变化。其变化类型是：陕南的西部只是调值发生变化而调类没有发生变化，如汉中的汉台、西乡、勉县、略阳等县的城关方言；陕南东部调类、调值都发生变化，如安康的汉滨县河、宁陕城关、石泉城关、岚皋城关、镇坪的北部和商洛的镇安城关方言。

第二，调值的变化是：有的完全演变为所接触方言的声调，如陕南东部的宁陕、石泉、岚皋城关以及镇坪北部由原江淮官话声调变为西南官话声

调；有的则产生新的调值，如陕南西部的汉台、西乡、勉县、略阳等县的城关以及陕南东部的白河城关、汉滨县河、商洛镇安城关。

第三，没有入声。原随移民带来的江淮官话的入声在与其他方言的接触中消失而归入其他调类。

第四，去声不分阴阳。表 2 中显示的是原随移民带来的江淮官话，在与宁陕江口回民、白河城关、汉滨县河、商洛镇安城关等地的中原官话，宁陕、石泉、岚皋城关以及镇坪北部等地的西南官话接触后，去声全合并为一类而不再分阴阳。

第五，入声的归派概随方言属性的变化而变化，如宁陕江口回民、白河城关、汉滨县河、商洛

镇安城关等区域，原随移民带来的江淮官话，其入声随着与中原官话的接触，变为清入、次浊入今读阴平，全浊入今读阳平。宁陕、石泉、岚皋城关以及镇坪北部等地，原随移民带来的江淮官话，其入声随着与西南官话的接触，变为大部今读阳平。

下面分别讨论以上方言点的声调变化：

1. 只是调值发生变化。主要发生在汉中的汉台、西乡、勉县、略阳等 4 县城关。按方言接触关系，为秦陇宝鸡方言（中原官话）与川黔方言（西南官话）之间的变化，两种方言因调类相同，接触结果只是产生新的调值，且阴阳上去四声调值 4 个点都十分接近。具体变化如下：

宝鸡话 (秦陇方言)		川黔方言 (西南官话)		汉中汉台西关话 (中原官话)
阴平 21		阴平 55		阴平 54
阳平 24		阳平 21	→	阳平 32
上声 53	+	上声 53		上声 45
去声 44		去声 213		去声 313

2. 调类、调值都发生变化。

(1) 汉滨县河、商洛镇安是江淮官话（黄孝片）与关中话（中原官话）之间的接触。接触结果入声消失，由原江淮官话 6 个声调合流为 4 个声调，去声不再分阴阳。入声演变结果是，英山话

（江淮官话）服从于西安话（中原官话），舒化后清入、次浊入今读阴平，全浊入今读阳平，且产生新的调值，阴阳上去四声调值南北 2 个点都十分接近。具体变化如下：

英山话 (江淮官话)		西安话 (中原官话)		县河、镇安话 (中原官话)
阴平 31		阴平 21		阴平 42
阳平 55		阳平 24	→	阳平 312
上声 35	+	上声 53		上声 55
阴去 33		去声 44		去声 223
阳去 33				(阳去与阴去合流)
入声 213				(清入、次浊入归阴平，全浊入归阳平)

(2) 宁陕、石泉、岚皋城关及镇坪北部是江淮官话（黄孝片）与川黔方言（西南官话）之间的接触。接触结果入声消失，由原江淮官话 6 个声调合流为 4 个声调，去声不再分阴阳。入声演变结果

是，英山话（江淮官话）服从于川黔方言（西南官话），入声舒化后基本全部归阳平，且产生新的调值，阴阳上去四声调值 4 个点都十分接近。具体变化如下：

英山话 (江淮官话)		川黔方言 (西南官话)		石泉、岚皋话 (西南官话)
阴平 31		阴平 55		阴平 45
阳平 55		阳平 21	→	阳平 21
上声 35	+	上声 53		上声 53
阴去 33		去声 213		去声 213
阳去 33				(与阴去合流)
入声 213				(大部归阳平)

(3) 白河城关是中原官话（南鲁片）与江淮官话（黄孝片）之间的接触。接触结果仍保持南阳话 4 个声调。英山话（江淮官话）入声今读服从于南阳话（中原官话），舒化后清入、次浊入今读阴平，

全浊入今读阳平，阴阳上去四声调值除阴平有变化外，阳平、上声、去声调值仍基本和南阳话一样。具体变化如下：



南阳话 (中原官话)		英山话 (江淮官话)		白河话 (中原官话)
阴平 35		阴平 31		阴平 313
阳平 31		阳平 55		阳平 42
上声 55	+	上声 35	→	上声 55
去声 41		阴去 33		去声 51
		阳去 33		(阳去与阴去合流)
		入声 213		(清入、次浊入归阴平, 全浊入归阳平)

## (二) 声调的演变次第

归纳以上声调变化, 不难看出其中的调值演变、入声的消失和归调、去声的阴阳合流大致呈如下变化次第:

第一, 调值最具漂移性。比如安康的旬阳, 汉中的汉台、西乡、勉县、略阳等县的城关方言, 其基础方言分别是早期随移民从关中和陇东地区带来的, 由于分别与江淮官话、川黔方言接触, 调值变得与原关中方言不同了, 但在入声字的归调上没有变, 仍与关中方言一样, 清入、次浊入归阴平, 这充分说明调值在接触中是最容易受他方言的影响的。

第二, 在周边是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的大环境下, 入声的消失最容易实现, 它的变化与调值的变化应该是同步的。尽管陕南因湖广移民而带来了江淮官话, 江淮官话是有入声的, 但自进入陕南后, 在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的环境里入声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要适应交际, 首先必须克服入声读音给对方听觉带来的不便。

第三, 阴阳去的合流。在中原官话、西南官话区域内或周边环境里, 阴去和阳去全都合并为一个去声, 比如商洛的镇安城关, 安康的县河、宁陕、石泉、岚皋、镇坪北部以及平利的老县和城关等

地。只有在较远的距离之外, 才能维持去声分阴阳, 比如平利县的洛河, 汉滨的东镇、双龙。其变化虽容易发生, 但小于调值和入声。

第四, 入声的归调。因为入声究竟归于哪个调, 直接关系到声调系统的改变和调整, 这应是声调变化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发生变化也就意味着方言性质的改变。如汉台区的西关、北关是中原官话, 南关是西南官话, 因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长期接触, 两种方言的调值已经非常接近, 但两种方言的性质仍然不混,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入声字的归调没有改变, 东关是入声一律归阳平, 是西南官话的走向, 而西关、北关是清入、次浊入归阴平, 全浊入归阳平, 是中原官话的走向。据此说, 调类的混同要落后于调值的漂移。

## (三) 调值的变化走向

如上所述, 两种对等方言的接触最易发生变化的是调值, 但我们发现, 调值接触形成新的调值也存在着一定的走向。比如陕南东部鄂东方言调值与关中方言调值接触而形成安康县河、商洛镇安城关方言调值, 尽管两地各处陕南的南北两市, 但最后形成的调值却是一样的。具体情况如下 (为全面反映鄂东话的调值, 同时列上英山、蕲春、浠水等鄂东方言的调值):

英山话	蕲春话	浠水话		西安话		县河、镇安话
阴平 31	42	21		阴平 21		阴平 42 (降调相接触仍然是降调)
阳平 55	31	32		阳平 24		阳平 312 (低降与中升接触产生低降升)
上声 35	34	34	+	上声 53	→	上声 55 (中升与高降接触产生高平)
阴去 33	25	35		去声 44		去声 223 (平声相接触仍然是低平)
阳去 33	33	33				
入声 213	21	214				

西部秦陇方言调值与川黔方言调值接触而形成的汉台、西乡、城固、勉县、略阳等县的方言调值, 尽管各处汉中一方, 但最后形成的调值也基本

趋于一致, 与县河、镇安话略有不同的是由于汉中的强势方言为西南官话, 致使汉中中原官话的调值接近于川黔方言。具体情况如下:

宝鸡话	川黔方言		汉台、西乡、城固、勉县、略阳等地方言
阴平 21	阴平 55		阴平 54 (趋向于川黔方言的高平调)
阳平 24	阳平 21	→	阳平 32 (趋向于川黔方言的低降调)
上声 53	上声 53		上声 45 (形成高平调)
去声 44	去声 213		去声 313 (趋向于川黔方言的低降升)

这种走向说明，新调值的产生与原两种不同方言的调值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原两种方言的强弱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形式一种表现为原两种调值的对等结合，一种则是向强势方言调值靠近。反过来说，分析新调值产生的结合走向，对于考证一个区域的方言接触也可以起到互为印证的作用。

#### 四、余论

关于方言的历史层次，一般多注意它的声母变化，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陕西南部地区的方言接触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层次，除声母以外，韵母和声调也同样表现出一定的层递关系。我们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陕南方言接触现象的研究中来，发掘陕南方言在接触中的演变规律，这样无疑会有更多和更为重要的发现。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张振兴教授的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王福堂.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 [2] 萧正洪. 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J]. 中国农史，1988 (4) .
- [3] 邢向东. 论陕南方言的调查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2007 (3) .
- [4] 漫谈官话方言——著名方言学家张振兴、熊正辉、鲁国尧、周磊、麦耘采访录[N]. 安康学院报，2007-10-30.
- [5] 孙立新. 西安方言研究[M]. 西安：西安出版社，2007.
- [6] 张崇. 陕西方言词汇集[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 [7] 陈淑梅. 湖北英山方言志[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8] 孟万春. 商洛方言语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9] 郭沈青. 陕南西南官话的内部差异与归属[J]. 方言，2006(2).
- [10] 郭沈青. 陕南中原官话的性质与归属[J]. 语文研究，2006 (4) .
- [11] 郭沈青. 陕南江淮官话的特点和成因[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4) .
- [12] 柯西钢. 汉江上游鄂北片方言的地理格局及混合性特征[J]. 方言，2010 (1) .
- [13] 张德新. 陕西安康方言音系[J]. 安康学院学报，2007(5).
- [14] 张德新. 紫阳城关方言音系研究[J]. 安康学院学报，2008 (1) .
- [15] 张德新. 宁陕城关方言音系研究[J]. 安康学院学报，2008 (6) .
- [16] 张德新. 石泉城关方言同音字汇研究[J]. 安康学院学报，2009 (1) .
- [17] 周政. 关于安康方言分区的再调查[J]. 方言，2006 (2) .
- [18] 周政. 陕西安康方言的混合特征[J]. 方言，2007 (3) .
- [19] 周政. 安康市汉滨区县河话音系研究[J]. 安康学院学报，2009 (6) .

### On Types of Evolution of Finals and Tones in the Mixed Dialect in the South of Shaanxi

ZHOU Z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kang University, Ankang 725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ypes of evolution of finals and tones in the mixed dialect in the south of Shaanxi. According to the contact relationship, dialects in the south of Shaanxi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Zhongyuan Mandarin and Jianghuai Mandarin; Zhongyuan Mandarin and Southwest Mandarin, Jianghuai Mandarin and Southwest Mandarin. The changes in finals fall on two types. On the one hand, Zhongyuan Mandarin in contact with Jianghuai Mandarin, or vice versa, brings to the pronunciation changes of finals, which mainly fall not only on a set of words composed of initials represented by 'Zhi' and 'Zhang' read in labiodental sounds, but also on a set of words composed of initials represented by 'Ming' and finals represented by 'Yu' and 'Tong'. However, either Zhongyuan Mandarin in contact with Southwest Mandarin or Jianghuai Mandarin in contact with Southwest Mandarin brings no change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finals. Except the Shaanxi Guanzhong dialect still remaining its tone in Jiangkou Town, Ningshan County, Ankang City, the tone has transformed in other places investigated. As far as the transforming types, the tone pitch in the west of Shaanxi has transformed, such as in Chengguan dialects of Hantai District, Xixiang Town, Mian County, Lueyang County and other counties in Hanzhong City, but the tone category hasn't transformed. Both of the tone pitches and tone categories in the southeast of Shaanxi have changed, for example, in Xianhe Town, Hanbin District, Ankang City, in Chengguan Town of Ningshan County, in Chengguan Town of Shiquan County, in Chengguan Town of Langao County, in the north of Zhenping County, and in Chengguan Town of Zhen'an County, Shangluo City. Tone pitches has completely transformed into ones of the dialect being contacted with. For example, tones have changed from tones of Jianghuai Mandarin into tones of Southwest Mandarin in some places such as the Ningshan County, Shiquan County, and Langao County, each of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 of Shaanxi Province, and the north of Zhenping County. Definitely, some new tone pitches really come into being in Chengguan Town of Hantai District, in Chengguan Town of Xixiang County, in Chengguan Town of Mian County, in Chengguan Town of Lueyang County, in Chengguan Town of Baihe County, in Xianhe Town of Hanbin District, and in Chengguan Town of Zhen'an County, Shangluo City.

**Key words :** mixed dialect in the south of Shaanxi; final; tone; types of evolution